聖學心法

君道

學問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行胡孟切邪似嗟切○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誠。謂邪既閑。則誠存矣。亦無斁亦保之意也。善世而不伐。謂不有其善。德博而化。則正己而物正矣。皆大人之事也。斁音亦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幾音機○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

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誠。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辨。脩德也。寬居仁行。居業也。並乾文言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坤爻辭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其德盛矣。德不孤之謂也。坤文言

蒙以養正。聖功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蒙彖傳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大畜彖辭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物

六切識音志行胡孟切○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大畜　象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升象傳○長上聲累魯猥切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徒外切○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象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去聲樂音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

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不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日新之謂盛德。日新者。久而無窮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並繫辭

書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虞

書大禹謨○應去聲易以豉切

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虺許偉切好去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樂拂逆之謂也。商書仲虺之誥

伊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省息井切括古活切○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此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中去聲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並商書太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商書咸有一德○竹圭眷

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音悅○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斆胡教切○遜謙抑也。務

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兹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商書說命○間去聲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行胡孟切簣求位切○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猶言小節也。小節所損甚大。譬若為山。一簣之虧。是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周書旅獒

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周書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磋七河切○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而孟致其精也。蓋如切如磋者。言道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如琢如磨者。言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衛風淇澳○鋸居御切椎直追切鑢良據切鍚他浪切復扶又切省息井切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將。進。緝。續。熙。明也。言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又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也。周頌敬之篇

思無邪。思無邪者。誠也。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魯頌駉篇

春秋左氏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盡心為民為忠。此君德之正大也。盡心待人為信。此君德之堅固也。謙遜卑讓。此君德之基本也。文公元年○為民之為去聲

聞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天中之理也。凡民皆受天地大中之理以生。即上天所賦之命也。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也。成公十三年

鄭子駟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誠信之道。言語之符瑞。為善之宗主也。襄公九年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禁止之辭。儼。矜莊貌。禮主於敬。人之坐思。貌必儼然也。安定辭者。審言語也。三者既盡。則可以安民矣。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焉脩焉。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易。以豉切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諭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易以豉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諭。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耳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有弗辟。易有弗從。唯義所在。彊去並上聲辟音避易以豉切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孱鉏山切○孱小貌。不務大也。行必先人。敏於行也。以上曾子立事篇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勸學篇○跬犬蘂切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主學而篇○從七容切復扶又切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覆如字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切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夫子知其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呼荒故切應去聲渾上聲下同當去聲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並里仁篇○應當並去聲易以致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要去聲。背音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喻也。方術也。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並雍也篇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志乎此。則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其道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存養之熟。則皆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

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應去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並述而篇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吟咏之間。感人易入。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易以豉切好去聲惡惡上去聲下如字筋音斤骸音諧更平聲和去聲滌亭歷切穢烏廢切滓莊仕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並泰伯篇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切覆芳服切○簣土籠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罕篇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

無難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中應並去聲。操平聲。躁則到切。好去聲。易以豉切。忤五故切。幾音機。行胡孟切。造七到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以其效言也。右顏淵篇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榦。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以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右衛靈公篇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蓋九思各

專其一也。見形甸切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探，吐南切。○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右季氏篇。○好惡並去聲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然初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君子學道則愛人。言君子不可以不學。既學，方能用此道以愛人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絞，古巧切。○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壞於欲。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並陽貨篇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張篇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應去聲 去上聲 污音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右經一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傳之二章。○去上聲滌亭歷切污音烏間去聲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之大目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傳之三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並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切○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言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必謹之於此而審其幾焉。傳之六章○幾音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絜奚結切。○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能盡乎此。所謂平天下之要道也。傳之十章。○度進各切。處上聲。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也。幾音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道之體也。達道者。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離去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一章。○應去聲 謬靡幼切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好並去聲 與平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第六章○[illegible]力切 度徒洛切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切○誠者真實無妄。天道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而德不能皆實。故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渾上聲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然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知勉行者也。勇之事也。愚必明者。擇善之功。柔必强者。固執之效也。第二十章。○右知去聲要平聲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謂天命之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也。盡人物

之性。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而為三也。第二十二章○處上聲當去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第二十六章○間去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言也。凝。聚也。成也。間去聲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溫。時習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第二十七章。○奉方孔切。釐陵之切。處上聲。謬靡幼切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氣則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將去聲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

事無所懼。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夫音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塞悉則切○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間去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長上聲○正。預期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舍音捨樂音洛○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强上聲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孟公孫丑篇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音捨○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也。離去聲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實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即事以窮

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切○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右身之兩旁。逢。值。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自然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處上聲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孟離婁篇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萬章篇○夫音扶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可以上達矣。告子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一[illegible]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極其心之[illegible]體而無不盡者。必能窮夫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者亦不外是矣。應去聲夫音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操平聲舍音捨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樂音洛。强上聲。○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反其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其樂孰大於是。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當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分去聲。惡好上二字並去聲。養音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盖言聖人之道大。學之必以其漸也。見音現。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音烏。○此言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之所以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知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歉也。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善皆實有之。可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知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非人力所能為矣。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也。其惡之惡如字。餘去聲。復扶又切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

心者。此學者所當深戒也。孟盡心篇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此喻學之不已。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礪音厲。省悉井切。知去聲。行胡孟切。○木從繩則正直。金就礪則成器。以喻君子能博學而日省察乎身。則所知者明。而所行者無過失矣。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分去聲。夫音扶。○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綱類而

長者。猶律倣之比附也。並勸學篇。○長上聲

說苑曰。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建本篇。○長上聲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均焉。貴德篇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樂音洛 號平聲

曾子曰。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仁義則忿爭

綦亂之辭遠。修文篇○易以鼓切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跂上聲音企

河間獻王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見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並建本篇○夫音扶

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適乎道者。末矣。吾子篇○舍音捨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

聖人乎。問神篇○操平聲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五百篇○渾上聲

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蔑彌列切○見日月之大明。則知衆星之光為微。見聖人之道大。則知衆說之小為非至。聖人之道。亦王者之事業。其來亦已久矣。學行篇

漢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上聲 知去聲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並通鑑綱目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蜀志 夫音扶○

唐太宗曰。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鑒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惟學乎。帝範○ 筈古活切

宋司馬光曰。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乎治方寸之地而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詞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

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夫音扶

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而日新矣。並文集。樂音洛

曾鞏曰。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文集。當去聲

王巖叟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

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言行錄○造七到切累魯猥切屏陂病切好去聲）

范純仁曰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言行錄）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行胡孟切塞悉則切）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幾音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幾音機應去聲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並通書○德行之行胡孟切

邵子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强上聲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去上聲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夫音扶

天下言讀書者不必能讀書者必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樂音洛並心學○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並近思錄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至。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塞悉則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惡去聲

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萬行之本莫不在是 行胡孟切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外而順應。應去聲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並性理羣書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通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應去聲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行胡孟切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性靜者可以爲學。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靜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爾。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後至之。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滓柤似切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胖步丹切 樂音洛

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並心學。○腔驅羊切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

性性惟能存神。物物惟能過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性者萬物之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為並去聲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為人之為去聲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並心學○易以豉切

呂大臨曰。治心之要。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大學衍義

范祖禹曰。人君當專精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

逸豫。唐鑑 強上聲 ○

程琳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忽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言行錄

張浚曰。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朱子文集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立心為要為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為持養之道。明善錄

范浚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胡寅曰。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歉苦簟切

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並見致堂管見○說音悅

胡宏曰。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知言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童蒙訓○穿去聲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夫音扶瞭盧皎切應去聲數所武切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

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謝去華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存之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制之之謂也誠使是說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

心猶鏡也但無塵埃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達文集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省息并切

人須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吾之心即天

地之心。真西山讀書記

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性理群書　○去上聲

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並近思續錄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明善錄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中庸註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監古銜切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並文集

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上去聲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夫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若陽春之温哉。夫音扶塞悉則切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所以中正而為聖人也。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天理大。所以心亦大。

只是合道理處。便是天理。

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

天大無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渾上聲

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爲物欲之所間隔。則小耳。間去聲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則不費力。省悉井切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

所謂道心也。（好惡當並去聲）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操平聲 舍音捨）

人心惟定則明。無欲則虛。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四者闕一不可。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行胡孟切 譎居月切）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耳。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
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應去聲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操平聲 探吐南切 易以鼓切
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
當之歸。別必列切 當去聲
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炫。不為

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汩音骨　幾音機

記事當觀其理。不當泥其事。泥去聲

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

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

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禀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存其善也。

學者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孟心學

張敬夫曰。寡欲為養心之要。蓋心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氣平。其心虛以寧。而不存者寡矣。

敬則心之道存。（孟心學）

呂祖謙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

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操乎存）

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心）

學○長上聲 鑠式灼切

陸子靜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言行錄

真德秀曰。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

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省息井切

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

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並大學衍義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讀書記○樂音洛

心學曰敬者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此聖賢之學徹頭徹尾無非敬也。應去聲

無事則靜常省察有事則動亦省察人欲而知省察必有以制之天理而知省察必有以存之。省息井切

心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心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

一實萬分。萬會于一。知此然後可以論心學。

心學者統性情制形氣厚彝倫明理義辨物我合天人通上下亘古今。該動靜貫顯微始焉加明誠之功。終焉極神化之妙。及其至也則動天地感鬼神矣。

一心明。萬理明。一心正。萬理正。

為學當以一心應萬事。不可以一事撓吾心。心應乎事者明。事撓乎心者亂。（應並去聲）

心本明學則有以明其明。心本大學則有以大其大。昏而不明者非本昏也。人自昏之也。小而非大者非本小也。人自小之也。

吾心既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吾心。吾心不明。此理散見於天地萬物。

天下無一定之事。而人不可無一定之心。心定則明。明則公。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聖賢之心。萬古如一日。聖賢之學。萬人同一心。

心不可以一體拘也。能小能大。小則不盈方寸。大則參為三才也。能靜能動。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能近能遠。近則不外乎一身。遠則達乎四海也。能虛能實。虛則理無不容。實則邪不能入也。

人君欲明正學。必先知俗學異學之非。心學實異學

虛心學大異學小。

仁義禮智理也而心實主之視聽言動氣也而心實制之。

無一理而非心明衆理者心之體以立。無一事而非心應萬事者心之用以行。應去聲

心學可以立事功事本乎心統乎事也心學可以明治道治本乎道道本乎心也。

正大之心自內而發在我本有。邪僻之心由外而入在我本無。

君子之心敬而已。敬則心存小人之心安而已。安則

心亡存斯存矣亡斯亡矣可不慎乎

心一而已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别曰人曰道非二心也人心循乎理即道心也人心徇乎欲則去道遠矣

心果有二乎別必列切

人莫先於事心能事心則知所以事其親能事親則知所以事其君

人心收之則近放之則遠梏之則小充之則大反求諸已而已梏古禄切

凡人初生與聖賢之心無不同也物交物引於是不同矣然則將何以同其同曰一在其中純乎天理之

公。

大哉心乎。天地萬物備矣。世儒言心而不知其大。未有見心之全體者也。

理義明則厚人倫美教化風俗正矣。理義者。天以賦之於人。而人受之於天。人人所同有也。明則治。不明則亂。豈可有一事之不合乎理義也哉。

人須是識其真心。方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惻隱怵惕。乃真心也。惻隱之心時常發見。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有時發見而不可遏矣。怵尺律切惕徒歷切見形甸切惡去聲

通天地一理爾。順之則吉。違之則凶。統之者則此心

也。

心之神明。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無時不然。無處不有。前無始而後無終。前無古而後無今。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者也。

人心之妙。神而已。神明者明神。神昏者昏神。亡者亡神。

存者存。故養身莫先於養心。養心莫先於養神。

易有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心即易也。易即心也。易卦元亨利貞。即吾心之仁義禮智。易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心法盡在其中。陶餘招切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心言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亦以心言也。春秋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所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聖人經世之書也。横去聲中庸心學之精微。大學心學之次第。論語則堯舜孔顏之心法無不在焉。孟子則千變萬化皆說從心上來。此聖賢傳授之正學。皆不外乎心也。

古者列聖相傳。言雖非一。而理則未嘗不同。堯舜禹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曰惟精惟一。此萬世帝王

之心法也。若湯之建中于民，武王之皇建其有極，孔子之一以貫之，子思之言中和，孟子之言仁義，又豈外乎精一執中之旨哉。下逮濂洛關閩諸子，皆倡明道學，而究夫性命道德之原，探賾抉蘊，以續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亦莫非明乎前聖之心法也。至若荀揚賈董韓歐諸儒，其析經辨理，立言著論，有裨於名教者，今悉取其要語，類而集之。居君師之位者，當上承列聖之所傳，下取諸儒之論，以暢明之，研極其精微，而融會于一理，首之於躬行心得，而本於脩身，然後推之于家，于國，于天下。

則治平之效。可以臻之於二帝三王之盛矣。

敬天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昊下老切○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日月會次之名。人時。謂耕穫之候。此言聖人奉天時而勤民事。主於敬而不敢忽也。虞書○宿音秀

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欽崇者。敬畏尊奉之也。能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商書

武王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也。周書泰誓中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音汝○貳。疑也。大雅大明篇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難去聲蹶俱衛切泄以世切○憲憲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也。沓就合切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謔虛虐切○謔謔戲侮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用硃切渝變也。

並大雅板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易以豉切○顯明也。思語辭。士事也。言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周頌敬之篇

漢王嘉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通鑑綱目○行胡孟切應去聲

宋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言行錄

司馬光曰。天雖至高視聽甚迩。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文集○應去聲

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文集○行胡孟切舍音捨當去聲黜尺律切

湯漢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本傳

真德秀曰。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

少有不懼。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耶。

懼音亦

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曠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當知警也。

帝王所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

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己之所為少咈天意。並入學衍義○瞭盧皎切間斷之間去聲

心學曰。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朝夕修省。未嘗少間。非遇災變始知警懼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人君所有之境土即天所與之境土也非有敬天之實未易保矣省息井切閒去聲易以豉切

人君存心以事天宜近求不宜遠求遠求者求之於外也近求者求之於內也

法天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乾象傳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也乾彖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於葛切○大

在天上。所照者廣。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蘗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絕衆惡。揚明善類。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大有象傳○釁許刃切蘗魚列切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忒惕德切○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而不差忒。聖人體其妙用。設為教令。而天下服矣。觀象傳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先王法此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也。無妄象傳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古豆切○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命令周誥四方也。姤象傳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應去聲○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湯武之王。上順天道。下應人心。此革之至大也。革彖傳○王去聲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取其照察之象以照其情實，取其威斷之象以威其姦惡也。豐象傳○斷都玩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以豉切○易簡，乾坤之德也，人能體之，則與天地參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無為，聖人取法乎乾坤，故亦致無為之治也。繫辭

書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說音悅○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可也。商書說命

禮記孔子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言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於事物之理，皆可舉而行也。禮運

說苑劉向曰。聖人所因。上法於天。叢談篇

漢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通鑑綱目。○覆敷救切

唐陳子昂曰。聖人法天。天亦助聖。通鑑綱目

宋胡寅曰。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致堂管見

好去聲

胡宏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知言

石子重曰。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朱子文集

心學曰。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

天之心。至正至大而無私者也。人君奉行天道。其心一出於正大而無私。上下無有不丞而天下定矣。

天者。心之所從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心學既明。則仰不媿于天。俯不怍于人矣。人君奉天以治人者也。不知心學可乎。

人君之心與天一。然後能事天。

祀神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假更白切○萃。聚也。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盖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必衆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革彖傳

聖人亨以享上帝 亨烹同○鼎之爲器。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享帝貴誠。用犢而已。故曰亨。鼎彖傳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以收渙散。故享帝立廟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無大於此。渙象傳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羊畧切○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實受其福。既濟爻辭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類于上帝。其禮依郊祀爲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少去聲　相近音攘　祈禜音詠

舜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秩。叙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並虞書舜典○汚音烏

益曰。至誠感神。諴音咸○諴感物曰諴。言推極至誠之道。則神明感格矣。虞書大禹謨

傅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說音悅　黷徒谷切○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書說命

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蠲古玄切　饎尺志切　禴羊畧切○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

嘗。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先王。太王以下也。小雅天保○諦衍徒切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恫音通○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言文王順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也。大雅思齊篇

春秋左氏傳。周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膰音煩脤時軫切○凡國家之大事。在祭祀與兵戎也。膰。祭肉也。宗廟之祭。則有執膰之禮。脤。亦肉也。兵戎之祭。則有受脤之禮。此二祭者。交神之大節目也。成公十三年

禮記曲禮曰。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

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非其所祭。謂妄祭也。神不享之也。

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瀆音讀。○五祀。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視。視其牲器之數。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霤力救切

禮器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先王重於祭饗。故必選擇有道德之人以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成功也。吉土者。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

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禜音咏

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音扶菑音灾同捍侯幹切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數所各切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於豈切見如字還旬緣切愾許意切○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愾然太息之音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慤乞約切○此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不過失焉。而進退之間其敬心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也。殺所賣切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齋側皆切詘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

祭統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丑律切○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故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禮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此而已。不求其為者。無求福之心也。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共居中切齊津私切盛時征切純音緇

齋之為言齋也。齋不齋以致齋也。齋之致齋側皆切餘如字

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齋並側皆切齋之之齋如字

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郊圜丘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上帝。五帝也。助祭者。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致敬。不敢忘其親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之謂著也。

並傳三章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丑琰切○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為政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此孔子祭祀之誠意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與音預○言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則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並八佾篇

中庸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時食。四時之食也。適音的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

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嘗。秋祭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也。並十九章○易以豉切

家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郊祭者。報其本。反其初。故祭祖以合上天同祀。上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因而法之。乃昭明上天之道也。郊問篇

說苑內史過曰。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辨物篇○過古禾切

漢書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郊祀志

魏志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

流化也。行胡孟切

宋歐陽脩曰。嚴其宗廟。饗食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文集

程子曰。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易傳

范祖禹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論語註

法祖

書伊尹告太甲曰。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謨大明。不可忽也。商書伊訓

率乃祖攸行。率。循也。率乃祖者。所以致用。蓋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

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言太甲當勉於其德。視先王成湯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

情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乎此。○伊尹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並商書太甲○集音撰

傅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說音悅○憲。法。愆。過也。言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也。○商書說命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于筆切○聿。發語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並大雅文王篇○度徒各切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於音烏祜候古切○

昭茲承上文昭哉而言。哉茲古通用。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大雅下武篇○荷去聲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大雅嘉樂篇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當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周頌維天之命篇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儀、式、刑，皆法也。言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也。周頌我將篇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於音烏，乎音呼○此成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也。皇祖，文王也。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周頌閔予小

篇。○朝音潮

宋司馬光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隳許規切 讒鉏咸切

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濫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無不給。並文集

蘇軾曰。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千八百年。夫豈惟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文集○夫音扶

胡寅曰。夫剏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之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通鑑綱目○夫音扶 剏楚浪切 遺去聲

謹好惡

書召公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周書旅獒

禮記樂記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好惡並去聲 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好惡並去聲○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好惡也。易以豉切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好惡並去聲下惡如字○緇衣。鄭國風美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真好賢矣。巷伯宮內道名。伯。長也。即寺人也。惡惡如巷伯之深。則民知上之誠惡惡矣。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寺時吏切朝音潮長上聲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好惡並去聲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好惡並去聲○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則上下無可疑者。

右緇衣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

好惡當於理。所謂得其公正是也。里仁篇○當去聲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衛靈公篇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驕樂宴樂之樂音洛餘並五教切佚音逸○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押小人。三者損益相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愼哉。季氏篇○惡好並去聲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言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好惡並去聲。菑災同。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並傳十章○惡惡下如字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篇○好去聲

說苑。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亦不能甚。君道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好去聲

蜀王昶曰。毀譽者愛憎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通鑑綱目

唐陸贄對德宗曰。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奏議○惡去聲夫上聲

宋富弼曰。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蘇軾

文集○舍音捨

邵子曰。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皇極經世書○好去聲

司馬光曰。决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文集○好惡並去聲

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益心學○夫音扶易以豉切惡去聲

范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

讒賊之所入也。唐鑑○好去聲

蘇頌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歛則桑羊皇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孔光之徒出。而民斅於誇大矣。言行錄○好歛並去聲鎛伯各切掊蒲侯切

胡宏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是而天理人欲可知。胡子知言○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方集○好惡當並去聲

呂祖謙曰。人情有所愛。則有所敝。有所敝。則有所忌。不敝不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並傳義

心學曰。人君心無常喜。亦無常怒。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正矣。常有之者非也。喜怒在事。己何與焉。隨物應之而已。與音預應去聲

勤勵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渠焉切惕他歷切厲力世切咎其

九切。三辟入位。已在下體之上。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乾九五文辭。○虞上聲

書舜曰。克勤于邦。克勤。謂勤于王事也。虞書大禹謨

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言先王成湯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商書太甲上。○澡子皓切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商書太甲下

召公曰。夙夜罔或不勤。或。猶言萬一也。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矣。此

即勤德工夫。周書旅獒

周公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言文王之勤也。昃日昳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昳徒結切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供音恭○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橫斂去聲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供音恭○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而已。並周書無逸

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他歷切○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內自廷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我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大雅抑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競。彊也。言武王持其自彊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周頌執競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繹思。尋繹而思念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也。周頌賚篇

春秋左氏傳。晉郤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郤乞逆切○言非德足以服人。則莫如勤以求之。非勤則何以求人。能勤力則有功繼之矣。宣公十一年

晉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隂。至於衆人。當惜分隂。

王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並通

鑑綱目。○胼蒲眠切胝音而切旰古幹切

唐韓愈曰。業精于勤。荒于嬉。文集

宋蘇軾曰。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文集。○夫音扶蠹都故切

胡寅曰。事在勉强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如是。少思而克之。曰。

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致堂管見 强上聲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

論語註

胡宏曰。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胡子知言

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言行錄○蠹都故切

真德秀曰。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而不慢。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大學衍義

戒謹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此爻陰生於下。其端甚微。聖人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

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坤文辭。○長上聲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下之事果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坤文言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訟之由也。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必謀其始。則訟端絶矣。訟象傳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惡好去聲。○並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增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佑之。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巽。人能謙巽。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象傳 ○ 虚上聲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直升切 忿芳粉切 窒珎栗切 ○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象以損於己。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損象傳 ○ 塞悉側切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甸切 省悉井切 ○ 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象以恐懼自修其身。思省其過而改之也。震象傳 ○ 重平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既濟象傳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應行並去聲見音現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解上去聲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繫辭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矣。易以豉切慝惕德切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爲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應於形聲也。惠去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樂音洛去上聲咈音弗○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虞度。圖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於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於縱恣。故戒其遊淫。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百慮也。惟熙。則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如是而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也。度度達各切易以豉切間去聲斷都玩切復扶又切

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在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好如字○衆非君。則何以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也。凡可願可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矣。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

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並虞書大禹謨○幾音機復扶又切

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音機○教。謂上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是豈可一日而縱欲者乎。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威。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哉。並虞書皋陶謨○惡好並去聲間去聲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音機熙叶許里切省息井切賡居行切脞取果切惰徒果切墮許規切蔡氏音情○庸用也。歌。詩歌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言人臣樂於趨事赴工。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兩言欽哉。言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賡。續也。臯陶續帝歌。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歟。虞書益稷○

樂音洛　數所各切　穀音棧　圮音庰切

五子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見音現　索昔各切　馭御同　○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喻其危懼之可畏也。為人上者。柰何而不敬乎。背音佩　幾音機　易以豉切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甘如字又音酣　○　訓。禹之訓。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田也。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取滅亡也。並夏書　○　嬖卑義切　耽都含切　厭

平聲

仲虺之誥曰。愼厥終。惟其始。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者。未之有也。商書

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也。商書伊訓 ○ 爲去聲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相去聲 ○ 夏都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自周。自君也。言夏之先王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

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亳蒲角切

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魚列切逭胡玩切○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義。隳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隳毀。孽災。逭逃也。隳許規切

伊尹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惟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明明之君。為能然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無輕民事。而思其難。無安君位而思其危。故又欲其慎終于始。始而不謹。而能慎其終者寡矣。並尚書太甲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時壬切○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間去聲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無貴賤之間人君能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

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王商書咸有一德○間去聲

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冑直又切笥相吏切省息井切○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必謹於在笥戒其有所輕予干戈必嚴於省躬戒其有所輕動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予音與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喪去聲○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若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固無患矣然又無開寵幸以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而遂己之非也

王商書說命○當去聲隳許規切

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所惡者。天必誅之。人君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周書泰誓○惡去聲

召公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喪去聲○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則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即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也。周書旅獒○好去聲

武王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棐。敷尾切○天命不常。難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其可忽哉。好惡並去聲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順人所不順。勉人所不勉。則大小之怨俱無矣。並周書康誥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相去聲棐敷尾切○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貴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崇飲乎。周書酒誥○見形甸切處上聲

召公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不敬。言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蓋深言不可以不敬也。周書召誥

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其可不戒之哉。周書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生。故居是位者當知所以恭。居是祿者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為。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覆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穆王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音道。○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甚也。噬時智切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切○祈大也暑雨祈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艱者飢寒之艱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易者衣食之易也並周書君牙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居卿切○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懼及其禍之詞也小雅小旻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喪去聲易以豉切○師衆也配合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省息井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易以豉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燮切○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

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言下有明明之德。則上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適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大雅大明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言天生衆民。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爾。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丁簟切○此衛武公自警之詩。謂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若言語一失。則不可救也。鑢良據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易以豉切　捫音門○易。輕。捫。持。逝。去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

可放去也為去聲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相去聲覯居候切度徒洛切射音亦○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厭也。言視爾獨居於室之時。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並大雅抑篇○矧音審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與文王。既右享我之祭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監之意乎。周頌我將篇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惟在民之視聽。則

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也。商頌殷武

春秋左氏傳鄭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毗意切○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義既多。必自斃死踣。隱公元年○踣步墨切

魯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繻新於切釁許刃切○苟人無釁隙之可乘。則妖不能興。棄其常道。則妖自興矣。莊公十四年

齊陳敬仲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飲酒以成歡敬之禮。不敢繼以淫酒。是爲合宜之義也。以其君成飲酒之禮。不敢陷君於淫酒。是爲愛君之仁也。莊公二十二年○酒羨與切

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過古禾切○國家將

興之時。必有聰明之神降。以監察其君德之厚薄。將敗。又有神降以觀其積惡之淺深。故有得神而興。亦有以亡者。其可畏如此。

虢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虢古伯切。嚚魚巾切○國家時興。為政皆順聽於民心。將亡。虐民而聽於神。壹者。專壹於聰明正直而無二心也。善則降福。惡則降禍。神盡依人善惡而行之也。然則。虐民而聽於神。其有不亡者乎。左莊公三十二年

齊管敬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豺音柴狼音郎厭平聲暱女乙切酖直禁切○戎狄性貪如豺狼。不可得其厭足也。諸夏。中國也。言中國有親近之情。不可棄而不救也。酖。鳥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殺人。言宴安之禍。甚於酖毒。不可懷此也。閔公元年

虞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天神人鬼。非實親近乎人。惟有德者依據之也。僖公五年

晉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寒暑失節。故反時為災。羣物失性。故反物為妖。善惡易位。故民反德為禍亂。亂則妖災並生矣。宣公十五年

魯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言禍患福祿。初無一定之門。然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襄公二十三年

禮記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綍敦勿切○言言出彌大也。綸。綬也。如綍。綍引柩大索也。大人。王公之謂。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行而行胡孟切餘如字○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其行行不敢高於言言行相應也並緇衣○可行過行弗行並如字餘胡孟切應去聲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惟恐及己也曾子立事篇○與音預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武王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盥古緩切溺音匿惡音烏忿音粉疐音志矛音謀○惡乎猶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杖危故以危戒也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因失道相忘乃嗜欲安樂之戒也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少間之不忍則為終身羞以君子於敎之中禮懲存焉○主武王踐阼篇○樂音洛易以豉切

孝經孔子曰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傳五章

論語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而禍及之矣豈可禱而免乎○八佾篇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之所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

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衛靈公篇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少失照切○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季氏篇

大學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也。傳之十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篇

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

及前人也。鏡可以照形。往古可以驗今。人君不求蹤古人所以安存之迹。而且息忽於危亡之事。何異退走而欲追及前行之人也。

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樂音洛。伺相吏切。○雖處安樂。必警戒也。悔。謂所悔之事不可復行也。莫言何傷。其患又將無窮。莫言無害。其禍又將成大。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窺伺人矣。五觀篇○處上聲。復扶又切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五儀解[illegible]從方六切

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大哉上天之道。既成於物。復變於物。凡持盈至於久者。未之有也。六本篇

忿數者獄之所以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數所各切 塞悉則切 易以豉切○忿怒不常。故獄訟生。不聽人諫。則思慮蔽。輕忽於事。則失禮教。不勤於事。則失其時。不能節用。則財必乏。自專。則事不成就。入官篇

國語越范蠡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而人君者勢之最利者也。王伯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

以亂則凶。爲應並去聲○天自有常行之道非愛堯而惡桀也。吉凶由人耳。惡去聲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並天論

說苑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君道篇○稱如字

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正諫篇

劉向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並敬慎篇

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權謀篇○）

夫音扶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戒於未成。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並叢談篇○百）

行之行胡孟切

周公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敬慎篇○行胡孟切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指武篇○好去聲

新序。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雜事篇

揚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

招搖。行朝孟切好去聲○執威儀。好，好尚也。修身篇

漢章帝曰。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之或興。則下有怨心。怨去聲

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

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並通鑑綱目○省息井切

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賊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斷都玩切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大音泰斷都玩切湛沉同應去聲

谷永曰明於天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註通鑑綱目

班伯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號平聲謼荒胡切

丁鴻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龔遂曰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漸將廉切

竇武曰瑞必生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

譙周曰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並通鑑綱目○處上聲

蜀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通鑑綱目

魏張茂曰君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通鑑綱目○鮮上聲

唐太宗曰人主好奇技淫聲鷙鳥猛獸遊幸無度田獵不

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桑廢焉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珠玉珍玩黼黻絺綌如此則賦斂重賦斂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飢寒之患生焉（好去聲鶩音志徭音遥雕才聊切琢竹角切鏤郎豆切黼音甫黻敷勿切斂力驗切）

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

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心不遏則身喪（喪去聲）

業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喪去聲）

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並帝範）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

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矣。售音授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易以致切

治平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並通鑑綱目 ○易以致切

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怨。戒子通錄

唐書曰：地廣者非久安之術也，人勞者乃易亂之符也。易以致切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洛

魏徵曰：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通鑑綱目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

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

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殷去聲酖直禁切殷上聲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惰則思慎始而敬終。並貞觀政要

○樂音洛

張蘊古曰。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貞觀政要○樂音洛重平聲

陸贄曰。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難去聲

天之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並通鑑綱目

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奏議○夫音扶膠音交沸芳未切行胡孟切

宋富弼書座屏曰。守口如缾。防意如城。明錦彙

歐陽脩曰。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上去聲

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並文集○應去聲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

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杜其漸也。並通鑑綱目

司馬光曰。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

其令聞。永久無疆也。聞去聲

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

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弭莫禮切

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復扶又切

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

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為愈也。並文集

周子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通書

蘇洵曰。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文集○累曾猥切去上聲

蘇軾曰。天下之患。非經營禍變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文集

蘇轍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文集○夫音扶

邵子曰。無愧于口。不若無媿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

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理者。禍患必至。並心學强上聲

程子曰。敬勝百邪。程氏遺書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近思錄○樂音洛釁許刃切孽魚列切

范祖禹曰。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有國家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並通鑑綱目

王庶曰。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言行錄

胡安國曰。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

來必矣。應去聲

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應去聲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並春秋傳

胡寅曰。天有常道。爲善。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祲子鴆切 見音現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

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樂音洛

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闢土服遠以為功。或躭佛好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

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並通鑑綱目○伯音霸好去聲

李邦憲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足者博聞。

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並省心雜言

朱子曰。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省息井切復扶又切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並文集

張敬夫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文集

勇有小大。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義理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也。近思別錄○絀曲勿切

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吝

於改過遂為己之當然豈不自誣罔其心乎

使在內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心存則國可為也。西山心學

呂祖謙曰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博議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

禹親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不克。

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畏天畏民。畏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湎於酒不敢之心發於先王方寸之間。

而風化所及。使天下皆由不敢之心以行。並心學 相去聲○

陸子靜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言行錄

黃光大曰。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積善錄

真德秀曰。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卻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鴆直禁切 遠去聲

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為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

並大學衍義。○諶時壬切。喿音操。

心學曰。心不可躁。躁則暴。心不可虐。虐則殘。心不可偏。偏則徇。心不可怠。怠則弛。心不可淫。淫則荒。心不可貪。貪則敗。心不可刻。刻則薄。心不可固。固則僻。心不可鄙。鄙則陋。心不可放。放則流。

人之處事。心有不平。上則欺天。下則欺人矣。然則天也人也。不可欺也。徒自欺而已。

心之七情。惟怒最難制。若心有所主。不為血氣所使。則雖怒而不怒矣。豈至妄發也哉。

目欲乎色。耳欲乎聲。口欲乎味。鼻欲乎臭。四肢欲乎安佚。其所欲者各一而已。惟心則衆欲攻之。其爲害也多矣。可不愼歟。

聖學心法卷二